



偉大的同情與大地的鄉愁

洪醒夫

■ 李喬訪問記 ■

這次去看李喬，他正醉心養蘭，頭戴斗笠，手拿鐵錘，叮叮咚咚敲個不停。院子裏雜亂無章，石灰，水桶，沙石，鐵釘，木條，到處散置，跟以前的井然有條截然兩致。他一邊揮汗，一邊引我在客廳落坐。

「我建議你把長褲脫起來，」李喬說：「這麼熱的天氣，你躺在地板上我都不管你。」

氣色很好，笑得也很開朗，雖然不見得比以前多長幾兩肉，但委實叫人放心。上一次來，他在弄盆景，院子，客廳，屋後的牆根，碗鉢盆罐擺了一地，聲勢浩大。——這是真柏，這也是真柏，這個還是真柏。——李喬洋洋得意地向我介紹，那些歪七扭八的花花草草都是他的寶；你可以看出那份沉迷勁兒。三四個月不見，他換了另一個勾當——養蘭。

大木條小木條，站的躺的橫的斜的，都各就各位。李喬用鐵釘把它們團結起來，倒有幾分像我小時候畫的那種斜屋頂直牆壁的房子。

「我在蓋蘭房，」李喬說：「要在房裏弄出人造霧，蘭才會長大！」

對這碼子事我一竅不通，也許他在唬我：「有這等事？人造霧怎麼個弄法？它跟蘭花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天機不可洩露。」李喬煞有介事地說。

前兩三年李喬的日子過得相當苦，據說得了肝病，每星期要來往苗栗臺中一趟，到醫院看病拿藥，形容枯槁，顏色憔悴，意志消沉。李太太着急，孩子們着急，朋友們也着急。他在臺中有三兩個朋友，却從來沒把這些事情告訴朋友們，有一次正巧在街上叫我碰着了，才知道這件事。我有些憤怒：「你怎麼連吭都不吭一聲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驚動朋友。」

延醫投藥，折磨了一大段日子，沒什麼起色。後來一個朋友把他介紹給一位教授，吃了幾帖草藥，居然治好了。

「教授說我根本沒有什麼肝病，太過操勞，疲勞

過度。吃了他的藥後，我去醫院做十二項檢查，證明確實沒有肝病。」

天佑我等。應該燒香，應該頂禮膜拜。李喬的健康不僅僅是他朋友家人的福氣，也是文壇的福氣。

事實上，李喬從小命苦。窮困悲苦的童年生活與日後在人生旅途上的備受折磨，是他選擇文學為職志的原因，也是他那悲天憫人的胸懷，具備偉大的同情的心理背景。

「我生長在農村。」李喬說：「先父參加反日運動，繫獄八年，出獄後生下我。童年，在深山的蒼蒼莽林裏寂寞度過。我從小多病，愛幻想，敏感，有點神經質；那窮困悲苦的童年，可能使心靈上受點損傷吧？」

聽了這段話，我們就會想起他收在「隱然曠野」裏的那篇「阿妹伯」。葉石濤說這篇小說裏「隱藏著足以使人哀傷不已的他底身世的秘密。」「我們驟然瞥見他時常在淌血的一顆心理創傷頗深的心坎。」李喬的童年是在饑餓和污辱頻頻交迫之中度過的，你可以想像兇狠殘酷的日本人如何對待抗日志士的家人。所幸心靈負傷身體孱弱的李喬能克服周遭含有敵意的

環境，勇敢地，奮鬥不懈。

後來李喬苦苦的唸書，唸新竹師範，參加高普考，高中教員檢定考試，都及格了。高考及格時，鄉裏的親朋父老送了一塊「桑梓奇葩」的匾額給他，現在還擺在他家樓上牆根，油漆都已經剝落了。但這一段參加考試的十年寒窗，李喬認為是白白虛擲了。他說：「直到在人生旅途上受盡折磨，才恍然大悟往日的惘然可笑，決心交付自己給最合性情的文學。」

二十九歲才開始寫短篇小說，但有志於寫作却在十七八歲時。先是沉醉於古典文學，還曾習作詩詞，這段時間的努力他自己認為是自己「能够把握作品主題的主要能力」的重要訓練，是「做夢也想不到」的一個收穫。

民國五十四年，三十一歲，出版第一個短篇小說集「驢然曠野」。五十七年出了「戀歌」和「晚晴」。五十八年出「人的極限」，五十九年出「山女」，六十年出版第一部長篇「山園戀」。六十三年出第二部長篇「痛苦的符號」和另一部短篇集「恍惚的世界」。

從這些作品之中，我們可以看出李喬創作的嚴謹

和力求新求變的衝動。「驢然曠野」是一個面貌，「戀歌」又是另一個面貌；經過「晚晴」，「人的極限」，「山女」之後的「恍惚的世界」，更是筆力萬鈞，無論形式內涵都臻於圓熟。時時自惕自厲，求新求變，無論技巧內容都要追求完美，這是任何一個作家都必須秉持的創作態度。

李喬說：「開始習作的那幾年，我對於形式特別敏感，曾經約束自己；不許在連續五篇短篇小說中出現兩篇類似的手法。近年來這方面我漸漸遲鈍了；以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，追求作品主題的深刻博大，是今後最應着力的吧。」

我們只要粗略的審視李喬的作品，就可以發現他不但技巧在變，主題在變，連取材方法都在變。在「恍惚的世界」以前，他的題材都比較接近平實的現實生活，這以後，題材就有些「異常」了。像「孟婆湯」，像「人球」，像「恍惚的世界」，像他的長篇「痛苦的符號」。有些人也許不明白選擇這種題材有什麼特殊的意義，關於這一點，我特別請教李喬。且聽他夫子自道：

「以前我一直選擇比較平實的題材，後來我發現

這樣寫太直接太露骨了，所以在『恍惚的世界』之後，就避免太過直接的表現。我個人跟其他人一樣，都是十分關心社會關心大眾的，但我認為不必把小說寫得直接或太露骨；太直接了，處理不好，就變成吶喊了，所以還是含蓄爲佳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，異常的題材也真實於社會中真實的一部份，絕不是我憑空杜撰的。這些異常比較不被重視，所以我對它們就比較關心，比較喜歡寫他們。同時，異常的造化也有它社



李喬和家人

會的因素；教育、環境、文化、風俗、生活方式等等與個體產生差距時，就形成了異常的狀態。所以選擇異常的題材並不在於標新立異，嚴格說來，這也是寫實。」

「痛苦的符號」把一個人拆成兩個來寫，寫「一種雙重人格現象的病人」「在自我要求與外力強迫下，意識分裂成A B兩格」。「婚禮與葬禮」把人物都抽掉，只剩下皮鞋衣服手套面霜等無機物在活動。「孟婆湯」甚至不惜勞動閻王老爺來問案，不惜動用鬼氣森森的陰曹地府做小說的場景。李喬創作的苦心和態度的嚴謹，實在叫人肅然起敬。

我問：「選擇這種異常的題材，在創作時是否較易發生困難？」

李喬說：「所謂困難，本身也就是一種技巧的磨鍊。另一方面，正常和異常的分野原本就是模糊的，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，所謂異常就是和大家認爲的『正常』距離遠一點；這祇是距離不同，不是質的差異，只是一個比較上程度的變換，分別而已。我想，所謂創作的困難大概不至於啦。另一方面，我剛剛說我十分關心他們，所

以我也就比較用心去觀察，去注意，去憐憫，所以所謂的『困難』，本身大概也是一種樂趣吧？」

「可是這種異常題材的處理實在是不容易啊，如果沒有深厚的功力，寫出來的作品時常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。」

「這個，文學上的『真實』很難說。不過，我想是這樣啦，我剛剛一直在那裏提『異常』，這個異常是由真實社會裏挑揀出來的。我並不是專門在那裏製造異常的事件，我只是藉這個題材來表現我們真實生活的一些現象，或者是利用一些異常人的視點來看一般的社會。如果專門地來製造一些異常的事故，那可就會如你所說的，有『不真實』的感覺。」

「從這個角度去取材，在我認為是獨具慧眼的，文學固然在反映現實生活，但並不是原原本本的抄寫生活中的瑣碎事物，我這樣的說法並不意味瑣碎的事物不值一寫，但是，當吃喝拉撒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時，我們又何必花費心力去寫它？」

談完了題材，接著我們又談到表現技巧方面的問題。李喬的表現手法時常在變，但無論怎麼變，都有一個道理，雖然看似信筆揮灑，實則章法嚴謹，他也

是一個十分注重技法的人。

我問李喬：「有些人在創作方面，尤其是短篇小說，比較不注重技巧方面的問題，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，對於這個，你有什麼看法？」

李喬說：「這個，我想是這樣啦，不注重所謂短篇小說規格的，大概有兩種人，一種是很有才華的剛進門的作者，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，一種是自認在寫作上已經有一點成就的作家，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。不過，在我認為，在短篇小說裏的一些規格，應該守的，還是要守，這個『守』，是一種手段。因為如果守著這些規格，對於要表達的東西就能够表達得更精確，集中，那我們為什麼不守呢？例如說，作品中觀點的控制，像他們所說的那個三一律的規格等，雖然不一定守著它，但有些題材你守著它更好；不是爲了這個規格而守著規格，而是利用規格，會表現得更精確。所以我還是贊成守著它。」

覃思先生曾在新夏雜誌批評李喬的作品，他說李喬的語言不好，不够明快曉暢，這點李喬承認。他說他一直在追求錘鍊之中。他主張語言應有自己的風格，不是行雲流水即可。他還認為行雲流水的觀念害了

不少人，如果每個人的語言都行雲流水，那你寫的跟我寫的就沒有什麼分別了。

「我常常講，剛練習寫散文的人，不要學林海音，」李喬說：「因為她已經寫成屬於她自己的風格，你若學她的話，一定學不成。爲什麼？因爲你不可能具備和她完全一樣的條件，自然熔鑄不出和她一樣的風格來；縱使可以，那也不屬於你了。就好像一個藝術品，我們造成了之後，它的棱角已經磨掉了，但它最先還有那個雕琢的痕跡。現在我們說某人的作品不好，——還沒有到爐火純青。爲什麼，因爲他還有雕琢的痕跡。我的看法是這樣，一定要有雕琢的痕跡，然後才回到自然。你一開始就要走林海音的路子（我常學林海音先生爲例子），要學林海音，你沒有學成林海音，變成你喪失了獨特的風格。但林海音的文字有沒有性格？有，她的——林海音的風格；你若學她的話，你就沒有用。所以我，與其沒有性格的，我寧願寫得笨一點，留下很多雕琢的痕跡。這些痕跡經過長時間的努力，它就會磨損，而磨損以後的『自然』，和未經磨損以後的『自然』，我想是不同的。所以我們要追求的，是磨掉雕琢的痕跡後的自然。我一直

磨不掉，到現在還是磨不掉，所以我的文字就顯得造作是不是？」

李太太最近給他添了個女兒，還未滿月，長得十分可愛，哭的時候，放音樂給她聽，她就不哭了。李喬在苗栗農工職業學校，除了教國文之外，還教音樂，他可能對這個小女兒特別偏愛，要不然怎麼連音樂細胞都遺傳給她了。現在李喬伉儷膝下三女一男，大女兒國中一年級，柔順，乖巧，會下廚幫忙燒燒紅豆湯，泡泡牛奶，洗洗碗筷。二女兒跟我不熟，我不知道她會些什麼。老三是個男子漢大丈夫，小學二年級，棒球迷，他爸爸蓋蘭房，他會幫忙檢石塊，提水。三個會跑會跳的孩子都長得眉清目秀，有禮貌，有教養，十分惹人憐愛。李太太在坐月子，因此這段時間的內外工作都由李喬一手包了。他要蓋蘭房，要洗衣，燒飯，招呼這個，招呼那個。三個孩子能自動給爸爸幫忙，孝心可感。在我教過的小朋友裏邊，似乎找不到像他們這麼乖的。

李喬的一筆字實在惡形惡狀，張牙舞爪，寫得又快又草，有時候橫看豎看，認它半天也認不得。李太太對他的字有特別的天份，是個最佳秘書，平時相夫

致子之餘，還要幫李喬抄稿；幾年來的長短諸篇，都是她揮汗苦抄的。李喬有這樣的一個賢內助，使我們感到皇天老爺還算不是那種落井下石的角色。

以前，當李喬極端窮困時，偶爾也會寫一點換錢的東西。創作固然是一種嚴肅的工作，但對李喬來說，如何養活一家人，却也是十分嚴肅的事。

「我很慚愧，我實在窮了一點。」他說。

最近李喬頗為興高彩烈，一者身體的健康恢復了。再者薪水調整了。

「你算算看，這不得了，我現在一個月可以領到七千八！」

七千八對一個六口之家來說，使用起來，多少會有些力不從心吧？但李喬說：「我是一個很不會花錢的人。」

他要好好地寫些東西，不必再靠稿費貼補家用了。

「我從小很窮，可是我不怕，我喜歡吃肉，但不吃也可以。」

不吃也可以——這就對了，難怪一直瘦瘦的。他家在苗栗鎮郊，距離苗栗農工職校大概要騎十分鐘的腳踏車。房子附近都是稻田，十分寧靜，空氣又好，

夏天還要吹點涼風，夜裏有蛙聲蟲鳴伴他入夢。

「我想我這一輩子大概就是這樣了：寫文章，養蘭，再過幾年，加上唸經，吃素。」我不曉得他說的唸經吃素頂不頂認真。不過他好像佛性很濃，又好像真的「唸」過「經」了，他寫「淺談佛經讀法」，寫「孟婆湯」，自封佛教徒。目前還不到唸經吃素的境地，但好像蠻有那麼回事似地。

「你是不是唸過許多佛經了？」

「不多啦，看了一點。」

「讀了佛經以後，對你的作品是不是有些影響？」

「這個我就不道知了。不過，它影響我的人生態度大概是沒錯的。就是說每個人的人生態度和想法，經過家裏的書影響，學校師長的影響，讀書的格調，造成一己的格調，但格調本身一定有許多衝突、許多矛盾，這些衝突矛盾要求取統一，大概在而立之年還不够，四十不惑，不惑之後人生看法才會統一，而這個統一之下呢，任何一個問題，都可以用統一的觀點解釋，能够解釋得通，那大概就比較成熟了。我的意思是說，接觸了幾年佛的道理以後，不管你是任何一個社會現象，生命現象，自然界的一些現象，科學問

題，我能够了解的部分，都可以用佛理的角度來看，都可以解釋得通。所以佛理統一了我的一切看法，我認爲我現在的看法已趨於統一，是因爲佛理而統一的。」

「佛教講的是慈悲，是悲天憫人的胸懷，讀了這些作品以後，你是不是特別地對大眾產生更多的關注？」

「這個我就不曉得了。我想任何一個寫作者如果對大眾缺少關心，他就寫不出來了。」

「當然是這個樣子啦。不過，我的意思是說，讀了這些佛經之後，會不會更加強一點？譬如像『孟婆湯』之類的？」

「這個我就不曉得了。這應該是第三者的一個感覺。我自己搞不清楚。」

「哎，你那個『孟婆湯』寫到最後，雲香不是要給阿惜姐喝孟婆湯嗎？阿惜姐把杯子交給雲香，轉身跳到輪迴巨槽裏邊。結果她還是沒有喝？」

「沒有，她沒有喝。」

「寧願讓那些三受八苦留下來回憶是吧？這樣的寫法，你企圖表現什麼？」

「不，不，我這個小說題材本來是另有主題的。這個題材只是說明一個道理：就是說，人都很怕痛苦，沒有人不怕痛苦，但是有一天這個痛苦如果可以让你忘記的話，你願不願忘記？你願不願讓這個痛苦的記憶消失？人是不願讓這些記憶消失的，我是這麼想。這也是人性裏邊的一個悲哀處——一個特性。本來這只是一個靜態的人性分析的小說，後來有個社會新聞跟我這個題材搭上線了，就變成這個戲劇性很濃的東西。」

前兩三年，臺中有個四十來歲的吧女被勒死了，兇手爲洋嫖客。到底爲什麼把她勒死，勒死之後兇手判了幾年？這些我都没有去注意。可是，李喬注意到了。死者已矣，不管兇手被判幾年都是一樣；吧女死了，生與死之間便無法取得公平。

「所以你就把這兩個素材組織起來，替她伸冤？」

「我倒沒有這個意思。不過，那個社會新聞使我看了很生氣是沒有錯，很生氣，所以就『借題發揮』。」

這篇小說寫得很好，被收在「六十二年短篇小說

選」，編選者林柏燕認為「這畢竟是人性的悲劇，人慾的悲劇，有悲憫感如李喬者豈肯按捺良心而不聞不寫。」李喬作品之所以深獲高水準讀者的推崇，應該歸之於他這個重於常人的、悲天憫人的胸懷，歸之於他對人世間的「偉大的同情」。

李喬勤讀不輟，尤其對心理學方面的書籍更下過一番苦心，他說他對於心理學是一種興趣，濃厚的興趣。「除了佛經之外，你對佛洛伊德好像也頗有研究是吧？」

「我以前是很迷他，但這幾年我認為我吸收了他，不被他控制了。不過，原文能力我是沒有辦法，所以也不敢說自創什麼看法。但我有一個想法，不知道佛洛伊德是不是這個意思，他現在不在，我沒有辦法對質了；他的泛性論，我們現在排斥的這個泛性論，如果這個『性』的解釋再把它擴大的話，就對了。就是說，把這個『性』解釋成『延續生命的本能』，使生物繁衍下去，使生物的生命持續下去的本能。如果把這些內涵歸納之於泛性論，那麼許多事情用『性』就可以解釋得通了。如果佛洛伊德把『性』解釋成男女之間的性慾而已，那麼，用這個解釋道德現象、宗

教現象、社會現象，那就不通了。」

李喬的外文能力他自己說很差。許多作品——他說——我勉強可以看日文本。所以，一個寫作者應該把外文弄通，尤其是法文或英文，沒有外文能力，那就瞎了一隻眼。

「你看日文本，看中譯本，這些外國作家中，有沒有誰對你影響較大的？」

「這個我不清楚。我獨獨鍾情於威廉·福克納。有沒有受到誰的影響，這個我不清楚。」

「你的作品取材有兩個顯著的分別，一個是剛剛提過的異常題材，另一個較為寫實，譬如『山女』以前的時期，『那棵鹿仔樹』的時期，請問你，題材的來源為何？」

「我想是這樣的，大概作品的來源有兩個部分，一部分是以回憶童年，故鄉為影子拿出來的，一部分是來自現實。你年齡越大，越是以現實題材來寫。我在近年來以童年的故鄉的那些短篇的題材都寫得差不多了，再寫下去就模仿自己，重複自己了，所以就必須在現實裏抓題材；大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不抓現實就寫不出來了。」

「除了童年的啦，現實的啦，是不是還有一部分是幻想的？我看你幻想力好像很強。」

「應該是想像。」

「噢。」

「哎，你看我的看法對不對。有人問想像的來源，我給他回答——想像的動力有三：一是潛藏的意識，童年的，歪曲的，被埋葬的，零碎的幼年記憶。第二個就是對大眾的關心，對廣大人羣的愛。沒有前面的那一段，你引不出那些基本的結構；你沒有對廣大人羣的愛心，沒有偉大的同情，不會引起你的創作。第三點就是對大地的鄉愁……」

「是不是有些時候遭受現實生活的打擊也會產生想像？」

「那就是對大眾的關心呀，關心你自己嘛，你自己也是大眾之一啊！」

健康恢復，薪水調整後的李喬，看起來雄心勃勃，他說：「這下好了，我可以安心寫些東西了，薪水够用，我就不必再寫那些賣錢的東西。」

「普通你寫東西大概都在什麼時候？」

「以前我身體不好，大概都在禮拜天，要是下午

沒有課，晚上寫一寫。最近我課少，有時候下午也寫。」

「沒有一定的課表？像一天預定幾千字的課表，然後『照表操課』？」

「沒有。我一個月最多一萬字，很少超過一萬字。」

「以後，就是從今天以後，你在寫作上有什麼計劃沒有？譬如說寫寫長篇啦，還是創作什麼樣的短篇啦。」

「短篇是隨其自然，沒辦法預料。長篇，這一輩子大概也只能弄一個大的，已經構思很久了，好像也跟你提過。」

「這個大的是怎麼個大法？就是以臺灣發展史為背景，偏重鄉土人情風俗習慣？」

「哎哎，我就怕這個，把鄉土文學弄成鄉土人情風俗習慣，阿彌陀佛，最好不要這樣。取材應該會這樣。」

「取材會這樣，但是表現方面……」

「應該不會這樣，應該不會這樣慘才對，哈哈。」

「那當然。……但取材方面大致就以這個爲對象？」

「嗯，大致這樣。我希望寫甲午年前幾年到光復前幾年。分成三段。因爲那裏面有一個對我比較方便的背景，就是我父母親的年齡，正好貫穿了這一段，而我母親的那一個系統充滿了很多可以寫的故事。而整個大主題是以我的母親——母愛來貫穿。主要還是寫那個時代，但靜態的貫穿的主脈還是以我的母親。……人，大概越老越懷念母親，（這個，你小孩子就不曉得，不能體會了，哈哈）母親的本身就是一個意象，就好像人來自於大地，這母親就是大地，而且我們每一個人，將來就要回歸大地（這又是佛洛伊德教我的，哈哈）有那種回歸大地的鄉愁，那麼，母親正好是一個代表。追求母愛，也是追求生命的本源，母親就是大地，大地就是人的本源。……有這麼一個大的東西在我腦筋裏面轉，我認爲可以構成一個大長篇。……剛好這個時期（一八九多多少少年到光復的前期）是臺灣大動亂的時期，所以我認爲有許多可寫的。」

「那你準備什麼時候開始寫？」

「本來是今年暑假，現在我又多了個沒有眷眷的小女兒，我只好延期。」

「噢。那這個工程很大嘍，差不多洋洋數百萬言？」

「沒有，哪有那麼多？第一，我體力不夠，第二，時間不夠，第三，才華不夠。我預定把它們濃縮到二十萬，二十萬，二十萬，就是以六十萬字終篇。」

對於母親，李喬有一種強烈的懷念。父親繫獄期間，幫助他，引導他走向正常生活的，就是慈母溫暖撫慰的雙手。以這樣深刻的感情基礎來做背景，寫起這個長篇應該得心應手才對。

在前面提過的那篇小說「阿妹伯」裏邊，有一段描寫他幼兒時與母親生活的情景，實在令人心折：

他的母親把幼小的他放進有破布的竹籃裏，另一隻籃子放一把大山鋤，把他挑到四周都是杉樹的山園裏種地瓜和花生。他母親讓他坐在安穩的竹籃裏，一面挖地，一面哼些小山歌給他聽。

「但是最後她却把歌聲一變，就成了人死時婦人唱唱哭哭的調兒了。那時她的臉上是汗水？是眼淚？我實在分不清。」

葉石濤看了這一段，嘆口氣：「唉！這一幅窮苦農民母子的畫像，實在不遜於拉菲爾繪筆下的那光芒四射的聖母和聖嬰畫像呢！」

現在李喬要以這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感情，以這些動人故事為小說情節的主幹，透過他那偉大的同情，來表現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臺灣，表現臺灣的社會，表現人性，表現歷經折磨而又能昂然奮鬥的許多生命，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李喬來說，這是一種光榮的責任，一種歷史的使命，一種作家的高尚情操。對於我們來說，這是一種期盼，一種渴求，一種道義上的慚惶。

支撐李喬在創作事業上邁進的原動力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，是幼年的記憶，是偉大的同情，是大地的鄉愁，尤其後二者，更是他與生俱來的天賦；爲了這一些，李喬所付出的代價是十分龐大的。在任何一个世代裏，我們都希望聽到真誠的聲音，而李喬的聲音正是這種。

削瘦的臉龐。中等身材。黑框眼鏡。炯炯有神的眼光。一隻拿粉筆又拿原子筆又彈琴又弄柴米油鹽的手。四個孩子。一個刻苦耐勞的妻子。幾盆蘭花。一



李喬和他的學生

郵購雜誌

(已出版6期)

〔讀書雜誌+藝術雜誌+家庭雜誌+商品櫥窗〕×郵購服務＝
郵購雜誌

■是一本新型態的刊物，既可益智怡情，又能滿足讀者安坐家中選購書籍，藝術品及精美商品的心願。

■每期內容分四大類：

「讀書天地」——選介優良書籍，並提供郵購服務。

「美的旋律」——介紹中外畫家，各類音樂唱片並提供郵購服務。

「快樂家庭」——介紹花，插花，集郵，錢幣，服裝，營養，室內設計等，並有「我們的天地」及蕭松瑞教授的「快樂家庭」專欄。

「商品櫥窗」——介紹精美商品並提供郵購服務。

■32開，130頁，三分之一以上篇幅彩色精印，無線背膠裝訂，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：每冊十五元，全年一百五十元

郵購雜誌社：郵政劃撥：24614 信箱：臺中1040

些松柏盆景。兩條狗。一些債務。一些書。一些蛙聲蟲鳴。不煙不酒深居簡出的李喬，有時憂鬱有時樂觀。從「颯然曠野」到「山女」，從「山女」到「恍惚的世界」到「痛苦的符號」，這條路仍將繼續走下去，不管颯風下雨，不管晴天陰天，他會越走越穩，越走越像自己的樣子。

希望他的蘭花會像他所走的這條路一樣，燦爛多姿，令人喝彩。

(六十三、八、廿六訪問。
八、卅、完稿)